

幻 鸟

海
波



昆仑文学丛书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海 波

幻 鸟

· 昆仑文学丛书 ·

幻 鸟

海 波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8号）

京安印刷厂印刷 ·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1/32 · 印张5 $\frac{3}{4}$ · 插页8 · 字数98,000

1984年3月第1版 · 1984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8,300

书号10137 · 81 定价0.54元

对军人生活的广阔与 独特的感受（代序）

——读海波的三篇小说

王 蒙

《母亲与遗像》的发表使海波的名字受到了读者的注意，虽然对于这篇小说的成败得失至今仍有歧议。海波是有追求的，在短小的篇幅里他追求较大的生活容量与思想容量。《母亲与遗像》实际上写了五个人物，活着的四口——四个党员和死去的父亲——那张遗像。这五个人物当中，除了非常正面的小儿子，自卫还击战中入党的司雷写得比较浮泛一般化以外，其他四个入都各有特点，给人以强烈的印象，又相互成为鲜明的对比，总共用了一万二千余字，应该说，这是不容易的。

大儿子司权，是一个十年动乱孕育出来的怪胎，一个披着共产党员的皮的市侩、两面派、政治投机分子。鞭挞这样的丑恶的灵魂，无疑有着近迫的现实意义。他口袋里常装着的那一架可以播送十二支音乐的袖珍计算机，是一

个很有趣的道具。当母亲嘲讽那种“肚子里揣着一架电子计算机”的人的时候，这个细节就不仅具有现实性而且具有象征的意义了。司枫这样的人是我们党内的脓疮，海波同志勇敢尖锐地把这个脓疮挑出来了。这样，《母亲与遗像》有了非同寻常的尖锐性和战斗性。

母亲与已死的父亲——即遗像，有一种罕见的庄严。近年来的作品里，这样庄严地表现老一辈共产党人的革命情怀、坚贞节操、律己严格的作品并不多见。特别是小说的结尾，母亲拿出三张白纸，“轻轻地、轻轻地开了口”，说是“用来写‘自愿退党申请报告’的”，这时，不仅对于“孩子们”，“犹如朗朗的青天陡然落下一个霹雳”，就连读者，也对这种不可思议的、瞒世欺俗的行为不能不“一个个惊呆了”！

作者强调说：母亲淡淡地笑了笑，轻轻地继续说：“如果——不想写，必须一个个说清楚：你，为什么舍不得退党？……枫儿，你第一个说！”

震聋发聩，戛然而止，读者心悸怦然。母亲的奇突的举动表现的是共产党人的崇高与庄严，她的“轻轻地”“淡淡地”所做的一切，强强地、重重地、浓浓地敲打在读者的心上。

《母亲与遗像》能引起较大的反响决不是偶然的。如

果说有什么不足，那就是一，几个人物强露有余，分寸感和主体感不足，略嫌简单化。二，冲突围绕着在哪里摆遗像进行，象征意义大则大矣，却不能完全说服读者。司机非要弄走这个遗像、司雷非要捍卫、司云畏畏缩缩，母亲大义凛然，这些矛盾的现实性、尖锐性、郑重性大大超过了遗像摆在哪里这个具体事情所包容的可能性。小题大做，难免杂有以意为之的痕迹。

总之，《母亲与遗像》的主题与人物从总体来说是真实可信的。把整党的问题这样艺术地提出来，是海波的一功。但是某些描写和情节线索的处理还不够自然，没有达到那种“天衣无缝”的境界。

《彩色的鸟，在哪里飞翔！》写军人的妻子和恋人，用各自内心独白的方法，这同样是一个非常现实又激动人心的题材。军人的任务、命运和生活方式的特殊性使军人的爱情也具有特殊的色彩，它是艰难的，又是浪漫的，它充满了自我牺牲，却又具有一切安乐窝里的庸人所不可企及的特殊魅力，特殊的幸福感和充实感。我们也许已经习惯于阅读描写和平时时期部队生活的“军事题材”作品，这些作品充满了指导员给战士盖被子与新战士练习扔手榴弹一类情节，当然，这些训练生活也提供着宝贵的题材，但海波显然追求着军事题材的新的开拓。这篇写得多少有点花里胡哨的小说里，其实充满了对军人和他们的妻子的命运的庄严思索，小说有一种悲壮勇武的调子。不但新“寡妇”、已经牺牲了的飞行员的妻子“大姐”及母亲回忆中

的七位被杀害的游击队员的妻子——七个寡妇身上有这种悲壮的气氛，甚至当作者的笔触大胆地进入了很难说是光彩的却又是无可回避的一些领域的时候，仍然有这样一种悲壮美，我这里指的是对二姐的丈夫，现在的舰长、当年的只有“一年军龄的小兵”的一段奇遇的描写。当不谙家务的舰长勉为其难地拎起菜篮到菜市场买菜的时候，“迎面杀出个奇怪的女人”，“一下扑到舰长身上”，“又哭又骂，用头撞他的胸脯，用手撕他的领章”……原因是当年的小兵参加过一个工厂的“支左”，而这个工厂的一位职员受了冤屈，上吊自杀了。

舰长呢，“一言不发”，“除了护着他那副领章”，“笔直地站着”，不仅如此，而且推开了拉他逃开这尴尬场面的妻子，“尽量扶着那个女人，好让她的手，始终够得着他的脸”，到了晚上，他回来了，“满脸青紫、血痕”，“雪白的军服……污秽不堪……”

这样一个尴尬事件的选择和处理，这样一副似采似弱的形象的刻画却闪烁出来了神奇的光芒。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最可爱的人之所以最可爱，不仅在于他们对敌人勇于猛虎，还在于他们对人民柔过绵羊，不但任劳，而且任怨，不但不怕牺牲，也不怕被委屈，更不怕当自身确有不足、缺陷乃至造成了令人痛心的后果的时候光明磊落、坦诚无私地面对人民的批评乃至指责。

我赞美海波对于这样的生活素材的大胆的、别具眼光、匠心独运的开采和熔冶，这一段描写可以看出海波的

追求，海波的勇气，海波的巧妙，尤其是海波的思想感情。可惜，通篇作品不能说是达到了同样的水平。围绕着“讲师”的那些抒写相当概念和生硬。几个女儿的内心独白缺乏性格特点。愈是采用“放得开”的“满天开花”的这种写法，就愈要求精当，要求不但通篇有完整性，而且段段乃至句句有内在的深刻与紧张，这种潇洒自如的写法对小说结构和提炼的要求不是更低了而是更高了，否则，就难免有某些段落给读者以粗疏和散乱之感。

今年《人民文学》二期上发表了海波的《落》。《落》里对于叶儿的回忆是令人泪下的，但不知为什么，对于“白眉老头”的心理描写似乎与人物自身隔着一层，特别是看《青年修养》并改动其中词句一段，更难以令人置信。同样，《落》里也有海波对于军人的生活和命运的独特感受、思考和概括。比如，一个村，“出去了十一个”，“活下来的，只有三个了”。三个人地位大不相同，一个起码比“我”大六级，一个起码比“我”小六级，“如果有那么一天，我们三个大老头子拉着手，一起去看叶儿，谁会觉得自己笨蛋、寒伧而脸红呢？”这是何等历史感与何等的胸怀！

我读过的海波军事题材小说为数不多，但它们已经以其独特性（包括独特的发现、独特的思考和感受，也包括独特的不足）触动了我。他思路开阔，有所追求，捕捉生活的闪光，倾听生活的提示和挑战，不落窠臼。他的作品打破着对于军事题材作品的一些狭隘、错误的理解，如

认为军事题材单调乏味，不好写也不好读等。他的作品对于革命军人（包括昨天的和今天的）的真正赞颂，思想境界是高的，但又没有回避矛盾，粉饰涂抹。因此，他的作品思想基调既是堂堂正正、端端方方的，又是尖锐泼辣、触及时弊的，既是非常现实的，又是相当“哲理”的。所有这些，都很可喜。说到不足，我认为他应当特别警惕“过”与“做”两个字，不论人物性格的处理、手法的追求、故事情节的安排，都应力求自然，留有余地，不要着力太过，更不要以意为之，造作。从血管里流出的是血，从水管里流出的是水，以海波的敏锐与思想感情，如果能更加深入地投身到新时期的部队生活中去，如果能更丰富更烂熟地积累对于各种类型的部队指战员的了解和体验，扬长避短，他一定能写出更好更多的作品，为开创军事题材文学创作的新局面，做出自己的贡献。

彩色的鸟，在哪里飞翔？

蒙蒙细雨，薄薄水雾。

远远的，一列变成淡墨色的火车，似飘似游。

它，来了，又去了。目标：远方，大海。

七号车厢，十分钟前，演出了一折喜剧：一位母亲和她的三个女儿，显然是分别了很长时间，今天在这里一个发现了一个，惊人的巧遇了。于是，欢呼、跳跃、搂抱，得意忘形地捶打，不由自主地掉泪……旅客们很被这场面感动了一阵。

但是，某位喜欢用旁听别人的谈话来解闷的旅客，发现了一点隐秘：这四个女人，好象在她们的谈话中，都有意识地回避提及自己的男人！

他还发现，有个很象样的小伙子，总是形影不离地侍立在最小的那个女儿身边，他似乎很想融入这个集体，但很可怜，女人们冷冷的，都不肯让给他一席空隙。

渐渐的，车厢的这一隅，也象其他地方一样，变得单调、匮乏、昏昏欲睡了。

列车驶过一条大河的时候，那个二女儿慢慢地从口袋里掏出一小把东西，放在茶几上，发出轻轻的、脆脆的声响——

三颗晶莹无瑕，莲子般大小的鹅卵石：绿色的、白色的、蓝色的。

哦——谁的头颅里没有一两、二钱的秘密呢？随着火车的晃动，让她们悠荡在各自的秘密之乡吧。

二女儿

海水，海水，海水。

海水舔着两双脚——我的和他的，舒适、惬意、幸福。

我把握起的手伸向他：“这里是爱情的结晶，你猜是什么？”

他，连想都没想，就说：“是鹅卵石。”

“你怎么知道的？”

“因为这是在海滩，爱情总不会是沙子。”

“那你再猜是什么颜色的，只许一次猜中，否则就是对我 不忠。”

他稍微想了想，笑着说：“是白色的。”

“你坏，你坏，你一定是偷看了。”

“大海作证，绝对没有。”

“那你为什么不猜是粉色的，桃色的，玫瑰色的？”

“很简单，因为我的军装是白色的。”

他就是这样，太聪明了，聪明得使许多有趣儿的事，都变得象“1 + 1”那样没意思。可当时，我是怎样得意

他的聪明，怎样温柔地偎在他的怀里啊。

我忽然听见象火车风驰电掣般的轰鸣，啊，海潮！那潮头，象会走的堤坝，压过来。我吓得要往后跳，他却紧紧地搂着我，一动不动……我们被冲倒，被淹没了。

可是，感情的潮头之后，是一页一页，千篇一律地翻动生活的涌。

也是那天拣的，这颗绿色的和蓝色的鹅卵石，还没来得及送给妈妈和大姐，我却已遗憾“情感满潮得太快了”！

难道说，我在旅游局给外国人开“本茨”，也传染上了西方流行的“感情危机”的病毒吗？

那两个叫霍克斯贝里和约瑟芬的德国青年，我接到旅社时，还是蜜月中的一对，可二十天后，离开旅社时，他们却和一对法国夫妇鲍托和雷缪莎，易夫易妻了！……不，不，我和他们根本不是一回事。我一向不屑一顾西方道德，当我送雷缪莎她们四人上飞机的时候，不是故意弄了一手机油，而不愿同他们握手道别吗？我，绝不是因为喜新厌旧，见异思迁！绝不是！

妈妈、大姐和我，离开相隔上千里的家门，无疑是去探望各自的“颜色”。秦皇岛，大姐的飞行大队长，我的护卫舰长，在那儿，一个天上，一个海上。爸爸，这个地皮上滚了大半生的装甲兵部队的司令，上个月也到那儿参加联合演习。小妹，不是早就吵吵暑假不回家，要去沙漠找那只“戴眼镜的骆驼”吗？想不到她是去秦皇岛的北戴

河旅游！难道她真的抛弃了西北戈壁滩上那个白色裹着绿色的人？

我刚发现：妈妈和大姐的脸色那样憔悴苍白，神情那样恍惚，就象这半年多从镜子里看到的我一样。真可怕，但愿她们此时探亲的心境不要象我和小妹那样复杂。

母 亲

别扫闺女们的兴，先别说吧。

老头子冷不丁来电报，催我快去，出了什么事呢？是病了吗？临走还帮我挖了一中午小菜地嘛，怎么会说病就病？莫不是这死老头，没听我的劝，下海去学游泳了？都说海里的鲨鱼吃人，一口下去，人就少半截！还是因为演习，轰炸、打炮……

唉，结婚四十五六年了，怎么越老胆子越小了？

过去我的心肠可真狠。那年秋收不久，他扎上红布条条当红军，是我背着人在村后枣树林子拉住了他。这崽子缺心眼，一个劲大咧咧地问我：“什么事？”逼得我顾不得羞，顾不得臊，干脆叉起腰来，指着他的鼻子问：

“你，你要老婆不！？”

他多差劲，脸红得象小娃的布兜兜，把头摇得象个拨浪鼓：“不行，不行，过两天要去打县城呢，咱要是死了呢？”

“那……那我就守个好鬼！”

我命好，他子弹头、炮弹皮，吃了有一二斤，可阎王爷到底没把他从我身边扯走。

这一回？

.....

大闺女真不愧从小就当我的“参谋长”，她主动说起她爸爸来了。老头子昨天半夜还给她挂过长途电话，声音硬朗朗的呢。这我就放心了。

心里话，我真是前世积德，这辈子摊了两个好女婿。兵嘛，老百姓里挑出的“尖儿”，闺女们找对象，挺懂得抄这个近道儿。可恨这个小的，好端端一个老实巴脚的“科学兵”，她是不是又瞧不上了，现在拴上了这么个哈巴狗儿似的。别看他冲我点头哈腰，咱不稀罕理他！小兔崽子，捧着本外语书装样子，谁不知道，他是当着我的面，用外国话跟那死丫头谈情，一串一串的，象放他娘的嘟噜屁……咂咂咂，我这张嘴哟，也够恶的。看这小子，头发不长，衣服不花，裤子没包出屁股瓣，倒还不象个坏分子。

死丫头，我的小姑娘奶奶，为啥放着近道不走，你又绕远去了。

小女儿

我知道妈妈她在心里骂我。有什么办法呢？谁知道开车五秒钟后，他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不过，你们也别以为他是个浅薄的家伙。他叔父在国外经营古玩公司，五年前叫他去继承珠光宝气的事业，可是前年他离弃了那种豪华和享乐，又回来了，无偿地献给国家一大批珍贵文物。他的皮肤到底是黄色的。

他到我们学校外语系当讲师，这两年，我那称霸全系的学习成绩，不正是得力于他的殷勤吗？但这回他开始要求我支付代价了。甚至在知道我已有未婚夫的情况下，仍然那样的狂热，这可有点儿西方式的了。他说的多不象话：“在追求自己心爱的女人时，只要不动刀动枪，就都是道德的。”

当然，这种似是而非的信条，我并不欣赏。因为很明显，只排除持械的残杀，而不否定阴谋、诱惑、挖墙脚、勾引有夫之妇等等私欲的放纵，那么如此笼统的“都是道德的”追求，恐怕与低级动物的“都是本能的”追逐，相差不远了。不过，我还是要为讲师开脱一下，他的本意大概是指两个男人之间感情的较力吧。

说起来，我们有性格投契的一面：都喜欢工作学习的玩命和玩的玩命，甚至周末的傍晚，都喜欢跑到校门口的小吃铺去，大嚼其臭豆腐和朝天椒。我不讨厌他。因为他对我几乎是唯命是从，时时、事事都象一个很优秀的男仆。

而绝不是丈夫！

可惜这一点，就连最了解我的二姐也看不出来。

我承认，我心上时刻有讲师那可怕的男中音，不是因为别的，而是他有着一整套好象很系统的，专门拆卸我和那个兵的爱情结构的理论！虽然我并不同意，但这理论却能象幽谷里的旋风，一字不丢地在我大脑里盘转好久好久。

现在，他又在抓紧一切时间，用德语向我传教了。自作聪明！他以为这样象是在背书，别人就会被蒙在鼓里了。要知道，二姐通过刻苦自学，粗通英、德、法三种语言呢。

“爱情，是人类情感最高级阶段的表现，她是使人达到青春旺盛期的基本因子。这因子很可能是一种物质的流体，在未来的X或Y透视镜下，人们一定能用肉眼看到她那美妙的形象。因轻慢而抛洒她，为道义而奉献她，都是封建时代的愚昧。现代人，应当让她在时间、空间上都得到最大限度的驰骋，让她获得最充分的满足。只有她的无拘无束，才会有人的身心健康。这是生命科学。

“具有高度文明的人，在追求爱情时，应在尽可能大的数里，求尽可能优的值。求值过程中，免不了要对比，要淘汰，这是定律，一点儿不必羞愧、痛苦。追求本身就是否定。

“当然，现实的人，是不会无止境地寻找的。理想的配偶是什么样的？是能对你的爱情之河，报之以海的。这海不是远在天边，可望不可即的幻影，而是日日夜夜可以托举着你，任你畅游潜泳的真实。”

我明白，幻影是指我的兵，真实是指他自己。

大姐是怎么了？刚才她的眼睛一直呆呆地向窗外凝望着，好象若有所失，这时，突然地笑了。

噢，天上有一架飞机。

大女儿

我可能已经很“土”了，每当看见天上有一架飞机，就惊喜得不行。

山里的老爷爷说：“能摆弄那玩意儿的都是‘半仙’。”可是我每次看到飞机，总会想起一只调皮的“猴子”。

自从他给他妈来信，说他会飞了，我就得了个望天的毛病。那时我在山里插队。白天下地，擦汗的工夫，瞅着云彩，晚上搓绳，瞅着星星。我怀着一种多么好笑的心情，想象高高的天上，竟会有那个老大不小还在炕上翻跟头的房东的儿子。也许正是出于这种好奇心，我才在探家路过他们航校的时候，假称他妈托我问问他的“表现”，中途下了车。

没想到，一去就是三天。

这个坏东西，真的玩了命地“表现”起来，吓死我了。后来没处分他，算便宜！

那天，是上午？是下午？我从他宿舍里找出一堆脏衣服，端到机场边上的小河去洗。这家伙真懒，衬衣领子两面都是油腻腻的，我不得不跪在石板上，使劲地搓。

突然，很近的空中响起了马达声——有架飞机出事了！它在我头上绕了两个圈，斜着膀子，正朝我栽下来，没容我直腰，它就象要扣在我脑袋上了！多丢人啊，我抱着脑袋，一滚，滚进了河里，一盆衣服也跟着翻了进去。等我哆哆嗦嗦地在小河里爬起来，那架飞机好端端地又平飞了，两个翅膀还一摇一摇的，象在笑，气不气死人！紧追慢撵，袜子还是被冲丢了一只。